雲溪居士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三

宋 華鎮 撰

今體詩五七言絶句七十四首

謝成都楊淮秀才惠邛州竹杖二首

臨邛石上老龍孫雪抱霜封有舊痕聳削已知非俗物更堪來自草玄門

邂逅相逢又別離驟承佳貺意何其應憐越絶閑雲客酷似臨邛瘦竹枝

過澗

兩山分處水橫流渡水登山趣更幽却憶當年謝康樂
等閒爵東為封侯

河上

沙頭兩兩飛歸鴈水面茸茸長緑蒲知是人間好時節
不妨河上弄泥塗

聞歌

來時梅蕚粘殘雪歸日桃花簇絳羅農事不妨何事了

齊聲連路踏春歌

秋風

秋風昨夜落前林放出千巖秀色深欲結草廬歸未得

倚欄空負季鷹心

上顧侍郎詩并序

内翰侍郎卿丈置酒與錢叔凭同見招既至

獨攜錢於後堂出小鬟爲侑因成一絶投獻

西漢風流古到今油油卮酒待青襟後堂不許聞歌舞

始覺先生見與深

渡嶺 四明山中作

嶺路林稍一線通肩輿直上破林風眼前遥見東山樹
却顧青衫愧謝公

四海

四海田廬自有餘置錐無地欲尤誰鷦鷯莫厭一枝少
更有寄巢無一枝

歴陽道中

江北江南未定時襟喉此地繫安危頽營故壘皆蕪沒
日落寒生楓樹枝

江南湖陽

末俗頽風正可悲當時强項是男兒君王不似南陽日
此事寧教女子知

石磧漢高帝廟

黃屋何曾駐未央十年關外蹀寒霜靈祠今日秋江上
門鏁丹楓似楚王

緱氏道中口占

人道自有上天梯塵暗靈襟路却迷不見吹笙王子晉
獨乘玄鶴碧嵩西

立春日雪

金絲未徧千門柳玉葉纔分五嶺梅青帝似憐芳信少
更教春日六花開

斜入芳筵沾綠勝密鋪幽徑點蘭芽謝娘子細臨看取
不是楊花是雪花

挽饒法主

緇服薫修九十春法筵長為指通津經窻未冷銅爐火已作他方應化身

方城道中值雨

重雲三日鎖前山麥隴泥塗尚未乾行路春光已拚弃任從風雨作輕寒

和叔凭惜春

無計可能留永日有情何用惜芳春明年還似今年好

拚作花前把酒人

柳暗曉鶯鳴樹底簾垂午燕簇樓頭東君暫去無多日且放殘紅逐水流

登舟夜作

一揖天官籍姓名半年歸計杳難成夜來夢覺篷窻冷枕底驚聞汴水聲

溪行

渌波漾漾日西來波上魴魚撥剌回喬木兩隄連翠幄

春深誰復翦條枚

過牛頭山

千巖秀處是家山東望重江未可還今日馬頭逢翠阜
且垂鞭袖一開顏

贈温幕張子常有詩見懷用韻因成五篇

鳴玉琅琅振小舟銀鈎婉婉照清流如何漢殿凌雲筆
肯賦寒山水石幽

寂寥不見李膺舟時倚西風歎逝流小吏忽來傳秀句

春容頓覺滿山幽
一來海角艤扁舟兩見天南大火流鐘鼓不聞昏自曉
柴荆常閉冷還幽
懐才自是濟川舟術業曽非西北流禁掖言歸應不晚
海山未去且尋幽
曽乗碧海馭風舟幾把蒼崖噴雪流想得更當和鼎重
也應須記賞心幽

和河南府倅程朝散緱氏僧舍題壁

塵機不動有餘清逸静孤飛在杳冥想得馬頭無限思碧雲隨處見瑶屏

弦月

人間離别最堪憐天上嫦娥恐亦然昨夜廣寒分破鏡半奩飛上九重天

宣化道上望鍾山

望外江山千萬重北山秀氣冠江東可憐秋月澄明夜怨鶴長悲蕙帳空

題畫

栽松累石狀孱顏萬仞形容數尺間會得秋毫非至細可能留意羨他山

陰影

昇時冉冉落如飛烏兔由來不自持莫作人間天上語有中都是一成虧

出南薰門道中詩

玉津槐柳綠成陰歸路春光步步深名宦未多年不少

到家聊緩北堂心

和劉叔懷見寄三絕句

風前雙鶴舞金衣來送新詩過竹扉逸響琤瑽鳴玉脆雕章飄絕朶雲飛

冥冥心地外參寥淅淅松稍掛飲瓢揮麈縱衡忘孔墨寄聲邂逅得劉蕭

清世儒冠不賤貧一竿誰復釣溪濱看君雙鬓春條綠策足應須據要津

雜詠

不言藻繪文章惡也識膏粱氣味珍春夏已休秋欲晚
明眸開口羡他人

自是不耕仍不種年來何處覔倉箱秋冬莫遣還虛過
圖取前春有稻粱

秀色豐融凝曉露新聲睍睆弄東風芳條已密無尋處
粉堞雖低徑不通

鸎老陰濃晝景遲園林又是過芳時香顋粉蕊年年好

只羨遊蜂野蝶知
蘭膏不御鬢雲垂紫玉拈來懶自吹西望陽關何處是
寂寥空度杏花時
蓬鬢荆釵畎壠頭玉顏雞狗分同游眼前不見昭陽殿
誰復將心望冕旒
芳年未識五雲車皓腕空留絳縷紗燕子將雛鸎語老
東風又是落宮花
馺還鳴騶里巷喧慇懃來覓孝廉船千年親見風流事

不是空聞舊史傳
親屈朱轓接晤言不慚長吉賦華軒羽毛果是沖天物
願借扶揺上九門

苦竹城

一葉扁舟激浪花當時兒女亦驚嗟歸來苦竹城池就
始覺忘家是保家

歴陽試院聞角

英雄顛沛亦風流長嘯寒生畫角愁今日江城朝暮引

空教鷗鷺起沙頭

試院初聞蟋蟀

窻前落盡梧桐葉牀下新聞蟋蟀聲瘦骨不禁秋氣重夜深虛幌夢魂清

過永城寄知縣陳宣德同年三絶句

惜別欣逢一紀餘世途惟我最差池當時俠少無年少今日青絲有白絲

昔年同看杏園春十載徒勞走路塵試問風前攏板女

何如月下倚樓人

榆葉晚風愁去日桃花春水喜歸時雙鳬猶在隋堤柳
準擬同看兩岸絲

海門道中望熟山寄知縣朱宣德

一抹青山倚碧虛遥知山下是仙居東風桃葉堪乗興
不畏長江畏簡書

葉縣

雙鳬歸去王京遊塵滿東風暗驛樓唯有汝墳東逝水

春來依舊綠波流

郊原

分苗刈麥滿平田繅繭聲爭澗水喧我亦方懐三釜樂

蹔逃塵鞅過郊原

曉來騎馬出郊原却憶年時此挍田流景已過三十里

如何容易又經年

舟中晝寢同官陳尉見過從人不報起來以詩

謝之

懶將心緒逐波流欹枕蓬窻萬慮休貪逐化人遊帝闕
不知梅福過扁舟

六月旦有芝生于小廳之南楹連葉七層顏色
黄潤常有露珠聯絡其上觀者歡息以為祥異
因作三小詩

黄金七葉向晨敷人道曾標瑞應圖我已無心邀世福
不須三秀巧相諛

品彙皆從化育成無根神草為誰生吾皇茂德參天地

好向甘泉植九重

芝英服食壽能千蕊笈仙經每細看久視長生吾不羨

任同凡草一時乾

洛陽橋

壯年已熟洛陽名今日親來橋上行疊石根盤連厚地

凌雲氣勢壓滄瀛

再經西禪寺二絶句

我為人役走塵寰衆僧老空門不出闗身世也知皆夢幻

到頭忙者不如閒

三時五度到西禪春雪秋風暑濕天試問經窻長宴坐
何如塵路走終年

陶令

陶令當年亦蕭索猶來籬下醉流霞閑門今日無人到
賴得寒叢未有花

起工

龍骨穿雲水上天熊蟠扶地土成川朝來泥淖漫胡處

日落星河已湛然

會稽覽古詩按鎮有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永樂大典未經收入今從厲鶚宋詩紀事中録出僅存九篇鶚乃抄諸會稽志者每題下各系本事考寶慶會稽續志稱鎮會稽覽古詩百餘篇歷按史策旁考傳記以及稗官瑣語咸見採摭是鎮作詩時亦必自有解題然於雙笴石題下乃載及高宗末年及孝宗末年事鎮於元豊二年登時彦榜進士其上章待制書有云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上豊祭酒亦云然以年考之鎮生當在仁宗皇祐三年歷高宗之末年當百十四歲孝宗之末年則百四十三歲鎮即獲壽考亦焉能及覩隆興以後事況鎮子初成於紹興十三年以鎮遺集乞序於樓炤則在高宗中鎮死

已久尤顯然可證其所系解題本出會稽續志原文特引鎮詩以証之故載有高孝兩朝時事鶚初弗深考而直據志漫錄紕繆甚矣然竟削去解題恐無以備稽核今仍依紀事本附錄題下而謹附辨正於此

鐵門限

王中令裔孫智永善隸草為世所重求者弗遠户外之人如市所居限頻為之毀以鐵固之時號鐵門限真草千字文十九年成一千通柳誠懸稱其書得家法世傳右

軍蘭亭弟子辯才尤加寶秘貞觀中求之
不得至使蕭翼設奇取之山中父老尚能
道其事

鐵限僧防迹未移千通真草了無遺蘭亭墨蹟何由見
祇說蕭郎奉使時

秦望山

秦始皇東巡登高歷覽刻石紀功故曰秦
望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路曾臨到上頭睫在眼前終不見不知登望竟何求

樵風涇

鄭巨君弘采薪若耶山中得仙人遺箭歸之而獲便風之報千載之下朝暮不渝

碧山重疊水溶溶南北朝來旦暮風巖壑會稽真勝絶樵蘇猶是漢三公

城山

其山中甲四髙宛然城堞吳伐越次查浦
勾踐保此拒吳又名越王城有佛眼泉洗
馬池泉中産嘉魚越拒吳時吳意越之乏
水以鹽魚為饋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圍去
兵家制勝舊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緩報一雙文錦鯉
坐歸十萬水犀軍

雙筍石

在上虞縣釣臺山髙百餘丈若人晃而對

峙者其巔有異花每杜鵑啼時開若霞錦
神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
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千尺相高卓翠珉雨餘雲外露璘珣鼎湖龍去蒼髯斷
三載叢花不記春
放馬澗
在新昌縣支道林放馬之所或譏道人養
馬不韻答曰貧道賞其神駿

春草茸茸澗水清路人猶記昔時名金羈縱後雙蹄逸
想見風前蹀躞聲

虞國墅

在餘姚羅壁山襟帶溪山大勢具體金谷
郗太宰徧遊諸境棲情于此每至良辰攜
子遊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

山列翠屏圜碧落水流鳴管繞平田郗家池館蘿蕪後
金谷形容自渺（一作兜）然

燕竹

越人以其燕來時出筍因以為名

竹箭黃芽欲老時杏梁日煖燕初歸他林未聳千竿翠
此地先抽一握肥

孟橋

橋南漢孟嘗宅也

溪上還珠太守家小橋斜跨碧流沙清風不共門牆改
長與寒泉起浪花

附五言絕句一首

聞酒香戲作

下蚓盈泉腹高蟬溢露腸如何不能飲空羨甕頭香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四

宋 華鎮 撰

論

論七首

論志按論志一篇總敘著論之旨為目三十有四篇四十今綴輯編次得三十一篇而佚去論相論事論人材論科舉論教化論財用論兵論邊事論言等凡九篇

昔孟子言士之尚友者論古之人頌其詩以觀志之所趣讀其書以察事之所行論其世以稽合是非而辨其得失志趣於事變行適於物宜聖賢之士也斯可以為

友矣志之所趣則悖其變事之所行則失其宜是亦踈妄之人已又何足尚哉故論古之人者如此盖古之有道之士志不虚適事無苟為心之所之必有以振一世之獘行之所從必有以致一世之利昔者舜積盛德禹成大功聖神相因雍容揖遜而在上者以征誅應順為懋德巢許不屈伯成退耕隨光之流深潛遠引在下者以髙蹈不返為洪義虐政如虎生民塗炭莫肯顧恤故伊尹起而任天下之重説湯以伐夏救民武王援成湯

之義以拯世太公申伊尹之志以濟物天下之士知進而不知退故伯夷起而殉潔清之節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夷齊之風既振靜退之俗浸長碩大寬博之人溫純如玉之士考槃在澗策駒空谷者多矣故柳下惠起而尚聖人之和直道事君三黜不去潔身亂倫者既失君子之通義隘與不恭者又非其人之全德故孔子起而以時制行苟合於義無所不可苟非其義無所可也然轍環天下歷聘列國危行言遜畏敬大人後世邦

君莫知尊德樂道魯繆友士齊宣召賢恃富倚爵驕輕仁義者比比皆是故孟子起而以道為任危言辨說藐視巍巍上稽唐虞下斥楊墨此皆適時之變而得其宜者也故其志可尊其事可述其言可傳於後世士無振弊之志興利之事而馳騖英華捃摭枝葉為無用之空言難以言智矣鎮退不敢安飽食之佚受無文之耻進不敢忘文采之美為無用之辭乃著論以述素志而商畧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苟為或有裨於世道之萬

一言君者一十六言官事者一十有三言民事者四言國事者五序事屬辭之所及發心志之攸趣者二凡四十篇道有王霸失其所從則事業卑淺不可不先知也其初曰論道治有純疵純而無疵始盡善矣其次曰論治勢有强弱制在人主而不在事其次曰論國勢天下之本心心正而遠近一出于正矣其次曰論本道有常而無弊知常然後道存其次曰論常法有變而無常知變然後法立其次曰論變濟功業者必資于人人之正邪

未易知也其次曰論知人帝王之功起於一相其次曰
論相四海之治本于郡縣其次曰論守令去風俗之蠹
弊草羣心之邪僻則美意無異而良法有行志公殉私
依違承和理性異道時命邪説皆蠧獘之甚者也其次
曰論蠧弊事有緩急序有先後不可眛也其次曰論事
仁義王道之本也法令政事之末也末不可以勝本久
矣其次曰論本末代天理物緝熈庶事莫尚于建官其
次曰論官分曹設官職用斯異人材無備各有所宜不

可不因其次曰論人材揔閱多士分任庶官銓擇有方然後材德無僭其次曰論銓選任賢舉能君子之通義懲姦責實宜有常典其次曰論任舉百官有成庶士乃治會計詳謹則事無敢惰其次曰論考績功罪必分淑慝異處威德並建而賢不肖可馭其次曰論賞罰疑貳失士苛容生奸潤達大度推誠待物帝王之高致也其次曰論法令監統剌舉所以維制天下侵官專事過軼弗糾失其職矣其次曰論監司人主慎聽納而審用舍

達見正邪之情消朋釋黨則小人弗用而君子安矣其次曰論朋黨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常少教養成造實賴王政其次曰論養士寸長片善咸有所施蒐采之道廣則羣才畢用其次曰論科舉設非常之選待非常之人宜畧小道求以遠到其次曰論制舉旱乾水溢神實尸之嚴奉之道不可不盡其次曰論事神堯舜行德則民人壽湯武撥亂身及治平民無淳疵由帝王之陶治其次曰論教化名分之際治亂所起失之雖微

其流甚大不可不慎其次曰論法禁民之力役休戚所繫法有利害宜詳求而損益之其次曰論役法食貨財用王道之本世變不通經理斯畀其次曰論財用兵以遏亂亦以起亂制置蓄養其術宜慎其次曰論兵夷狄畀心聖人不保其信義疆場無虞則中夏靖謐其次曰論邊事懷柔以德震強以威文武交暢外患斯弭其次曰論禦戎帝王之職必疆理天下而奉禹功始勤終逸文武所以定大勲也其次曰論事業利害不明言則疎

妄踈妄之言不足以經世士之所不可為君子所不可用者也其終日論言物變無窮識思有際獘事遺利敢謂盡于此哉亦識夫聞見之所知志意之所及爾古之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經世之事議而不辯玆論也亦經世之事也然位卑官微職司非已安敢竊預其議哉析是非之理以論之而已析之精微議亦斯在

道論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紹周後德愧二帝法慙文武不足以成王道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識曰勤曰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則有六難曰薄曰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駁六者成王道之難者也仁以存厚厚以博愛愛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後有致道之質材以達心心以趨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資然後有濬道之具志以立誠誠以致遠遠以圖大有圖大之謀然後有向道之慮識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

有知方之明然後有見道之得勤以從實粹以盡美美以致二一以為精有精一之功然後有備道之善由是六者而圖王易矣薄者仁之反也薄而趨惡忠厚忘矣弱者材之反也弱而不武善難濟矣卑者尊之反也志不及大遠業晦矣蔽者識之反也明以蔽蒙是非瞀矣怠者勤之反也為之弗敏實斯遠矣駁者粹之反也駁雜之政純德喪矣由是六者而圖王則難矣昔孝文帝恭儉自克德厚與人輕租除刑息兵慎罰使天下飲德生民允懷

四百年間謳吟稱漢可謂有其仁矣中宗賞罰必信循名責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武昭之後微而復隆可謂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經欽崇道術興學養士設科選賢改正朔定歷數講修禮物百度咸舉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可謂有其志而勤於從事矣使太宗抗高明之志臨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絕世之業見侈大而不惑孝宣帝達霸王之政脫習俗而無蔽則二帝之絕德文武之典章盡在是矣惜乎卑以自棄雜而敗猷蔽于因循莫

盡其美故文協成康武資雄大宣侔武丁皆三代令王之比然而漢之聲猷不足以爭鶩商周齊光虞夏亦三主之過已前史知數息恭儉于武帝而不知論議揖雜霸于文宣其于言殆亦有所抉歟

治論上

凡民養之則庶厚之則富教之則善去患害興功利與之廛里室廬以居之鑿井耕田以食之無殺罰以傷其生無勞役以撓其安男女不失其時老幼得以相保盜

賊不作水旱有備勞來安集撫循長養至於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則民庶矣付之田疇教之種息桑麻以為衣雞豚以為食山林川澤時入而無禁勤者勸之惰者督之時使輕役不奪其時賦歛以度不盡其財衣服食用吉凶之費為之節文使無侈靡則民富矣進禮樂之教退刑法之政暢醇厚之風懲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倫風之以孝悌忠順之義循理者旌異之不率者放弃之則民善矣夏商之季民嘗彫耗貫之姦宄暴

亂矣湯武革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戶口蕃衍人民忠厚至于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昔者秦人虐用其民壯者殲于征役老弱轉於溝壑疾耕力織不足以供賦道之以刑名刼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聞德義之教至于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民物耗竭風俗薄惡未有甚於此時也劉氏草之與民休息十有餘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時衣食給足興廉舉孝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隋煬帝外事夷虜內縱侈心窮生茲之

力竭天下之財以奉其欲民不堪命盜賊並起唐太宗因之以有天下大業既定與房魏之徒論平治之術務以仁義之道牧養天下數年之後人民蕃息公私富贍至于外户不閉行旅不賫糧一歲之中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三百年間惟貞觀為盛庶幾成康之隆由是言之何世不可以致治何民不可與為善治亂之時善否之俗何常之有顧人君經制之如何耳若曰古之民也淳今之民也薄淳薄之性不同古治之效難致則夏之末

年商之季世秦隋之民嘗姦暴滛虐淪於不類矣湯武因之卒為善俗漢唐之道亦底淳厚何獨至于今而疑之董生曰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則明帝王之術達治亂之道者必不以古今為異論亦計其措置施設之方而已措置施設之方誠合乎時宜達乎道術足以庶之富之教訓之調齊之則文武之功唐虞之德復見於今日奚獨文景貞觀之事業哉措置施設之方誠不合乎時宜不衷乎道術則

庶者耗矣富者貧矣淳厚者變而為彫薄矣循良者化而為强暴矣雖有成康之緒業將不足以久其治安况其次者哉周穆王繼成康之後至乎末年耄荒姦宄不勝而訓夏贖刑周之頌聲於是熄矣漢武帝乘文景之資内外興事費用百出其後戶口減半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唐髙宗纘貞觀之業永徽之後浸微浸昬終以陵遲此皆前世已然之效後來之商監也

治論中

治者何事有條理而使民各得其所之謂也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乂者治也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者治也非特是二人之言為然凡昔之言治者皆以民為本治以民為本則人君有能使其民滋息而繁庶衣足而無寒食充而無飢老有以養幼有以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不失其性閨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順男女有别鄉黨之

閭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朝廷之上君君臣臣尊卑有倫
智愚賢不肖各當其分為善者必見録為惡者必有誅
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欺怯人有禮節之
文知榮辱之所在輕率仁義重干有司盜賊不興禍亂
不作刑罰措而弗用夷狄之人畏威懷德慕義來享邊
境無虞兵革不試斯可以播之歌頌薦之郊廟為至治
之世矣二帝三王之盛如斯而已耳豈必井牧其
田野什伍其人民封建萬國肉刑三千然後為帝王之

事哉昔者三皇以道莅天下其法甚畧其事甚簡而世不亂五帝以德其法加詳矣事加多矣而物亦理三王以功或損或益事為之制物為之防威儀節奏曲盡其文而人不厭適時之宜而簡者無不足詳者無有餘也葢為商周之文於伏犧神農之時則贅矣用三皇之法於湯武周公之世則脫矣皇王之迹如圓方氷炭不可以相通而為用然後世言治者必以為稱首不敢有優劣異辭知其事雖殊而功相似也帝皇之事異于成周

今以功同而同謂之治則後世聖人不襲成周之迹而有其功者奚獨不可以謂之治乎今去成周千有餘歲矣亦猶成周之時視五帝之世也其應變致治之宜必有異乎當年者將狥其虗文而遺其實效乎將收其實效而遺其空文乎善致治者必將為今日之可為以要其實效與帝王相望於千載之間而並隆矣不知出此必將修往聖之法而用之何異推舟於陸駕車於川雖使戞挽維綷造父執轡弗能濟矣

治論下

昔貞觀中民康物阜盜賊衰熄人知自愛而不犯法至於戶闔不閉行者不賫糧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至刑措盛矣當是時也魏公建言乃有不克終之漸十非惟在唐為然也兩漢盛時亦有之孝文帝時海内繁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世稱其仁賈生上書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九永平之治號居前代十二後世言事者多稱之鍾離意宋均亦有察慧之譏夫孝文明帝與

唐文皇睿中智之君非有上聖之才甚盛之德志慮卑淺未能盡美嗜好偏倚不必無過天下之勢初成苟安德業久大宏謨偉烈擬跡治古容有所憾通達政體明於世務略小效而圖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糾繩之也三代之盛帝王之純德異於是矣然而良臣哲輔未嘗無指摘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聖德而受天命成大勳而濬王業太保有旅獒之戒武丁振衰替之緒朝諸侯而有天下祖己作豊昵之訓成湯因次國之地一

征而得九有仲虺陳自滿之誥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並與而當歷數伯益贊至誠之感有虞氏起側陋之地以盛德而踐帝位功業善美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皐陶詠叢脞之歌蓋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終始曲折纖悉無所不治之謂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不序一物之失所一日之乖戾皆不可以為治惡一事之不序故武王之受獒在所戒武丁之豊昵在所訓大禹之至誠在所贊懼一日之乖理故成湯之自滿在所

歌訓之戒之於一過而百度無復過矣誥之歌之於未然而終世無復然矣故三王四代純治之功無有遺恨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而武王高宗大禹遂其過事成湯帝舜一日有缺其成功盛德雖未即虧蔽然不得為純治之時矣由是觀之賈生魏公宋均鍾離意之徒可得無言於漢唐之世乎是故人主貴知治之說知治之說則其志高其術遠其事慎其心誠志高則無卑趣術遠則無近効事慎則無過舉心誠則無怠荒不知治之說

者異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漢唐之賢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無高志也宣帝雜霸無遠術也世宗侈大無慎事也明皇亂終無誠心也此四者皆有過人之聰明不世之大略小者蔽於苟簡甚者幾於喪亂何也則亦不知治之說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說帝王之功成矣

國勢論

世或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强其弊也凌奪秦以郡縣而

天下弱其獘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枉過正數十年間七國内向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强臣無憚坐移龜昜唐重方鎮浸以强大久而不變至於滅亡因謂法有必獘國有定勢法獘而勢偏不知矯革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賈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强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禍亂之機其初皆已暴見第未有

强者發之爾苟有强者則如范陽之起於天寶矣此賈傳所謂火未及然者也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以為論至於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强弱定修短之期數者也試粗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之方維之以法統之以道率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凌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凌奪之漸也後世浸强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

征伐自專并吞無禁縱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耄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於強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強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於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強大僭亂不軌無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國微弱等于郡邑無磐石之勢東京

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為繁苛憯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親諸侯殆無救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下無道封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

制國之勢果在建侯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國成湯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于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至中

宗而喪其寶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禹湯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盖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夫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

亂而自知勉輕為興造則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綱紀法度經置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詒謀者固已跨絕漢唐簡雜之術兼該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文教光濬丕烈真宗總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乎

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味廣成之訓師黃帝之治以清靜無為涵養天下仁宗撿身以儉撫民以慈敬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寵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熈熈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資知人間利病即位之日振權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紹興奮揚

聲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凜凜然中夏之威稜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恕忠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矣考之以古準之以今國之强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顧人主之德何如耳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本論

安治尊榮人主之所同好危亂卑辱人主之所同惡然得其所好者常少溺其所惡者常多此兩者非天時非地利人事之修否而已修者得所好否者致所惡修否之道較然並列如途路之在左右由左而左由右而右知之無難易為之無勞逸然時而好惡同而所由異道者則心有不同故也夫醉者狂逸而走赴水火蹈崖壑曾不知避父母妻子隨而告之往往攘臂大呼瞋目而

視不可復止焦没顛隧而已彼豈惡生好死與人異意哉徒以酒亂之也物之亂人者有甚於酒不可不察惟誠正心乃能無蔽心苟正焉不蔽于物惟善是與賢才可得而用政事可得而成安治之功至而危亂之禍消矣昔管仲奉公子糾與桓公爭入齊親射桓公中其帶鉤讐也厥後相之惟管仲之言是用使桓公不相管仲亦足以有齊國忘其讐而相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長其心明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與商王受非諸

父則兄弟親也聽其言則生不聽且死受卒不聽而殺比干因箕子去微子以失天下其心亂也夫心明則捨讐而圖功亂者至於忘親戚而不避死是何異于任酒之人臨水火崖疑而惡父母妻子之言乎是故人主貴知本本者何養心是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貢生臣苗庠濂

謄錄監生臣汪　葆